



散文杂文：

向更广阔的时代、更丰富的生命经验延伸

□袁勇麟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最终花落于张锐锋的《古灵魂》、艾平的《天生草原》、薛舒的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、傅菲的《人间珍贵》和彭程的《有所思》。以获奖及提名的作品为缩影，新时代散文在创作理念、思想内蕴与表现技法上均实现了多维度的突破，其题材之广、思虑之深、笔墨之厚，共同标示出新时代散文的审美高度。

某种意义上，可以用“大”“真”“诚”来概括新时代散文的艺术成就。“大”指向广度，散文作家审美襟怀之宏阔、思辨疆域之辽远与精神包容之豁达，使散文挣脱“小我”窠臼，将关切的目光投向时代变迁、历史纵深与民族命运，在天地万物的交感中呈现出磅礴气象；“真”指向深度，对生命本相与社会肌理的直视，不避凡俗，不饰锋芒，散文不再满足于即景生情的抒情趣味，而是更有意识地追求思想的深刻性与精神的崇高性，以沉实有力的笔触直抵遮蔽的生活真相；“诚”指向厚度，作家以赤子之心直面人间悲欢，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共通的生存诘问，散文叙事由此日益注重现实感、史诗感与在地化表达，摒弃矫揉浮泛的文风，转而倡扬深沉刚健的文学品格。三者互渗共生，使新时代散文既有了大地的重量，亦有了星空的澄明，真正激活了散文这一古老文体的当代活力，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，实现了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的融通与升华。

以获奖作品及提名作品观之，其题材取向大致可归为四类：其一，非虚构类作品，如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，以田野调查般的实证精神呈现人间百态；其二，历史文化题材，如《古灵魂》《千年弦歌》，于历史的纵深中打捞文明的印记与精神的脉络；其三，乡土生态题材，如《天生草原》《人间珍贵》《故乡慢慢明亮》，以大地为纸，风物为墨，书写乡土的根脉与生态的觉醒；其四，思辨性写作，以《有所思》为代表，包容万象，融通古今，在思想的疆域中驰骋纵横。四类题材虽取向各异，却共同指向了新时代散文在广度上的不懈开拓——从个体的心灵微光到浩瀚的历史星河，从眼前的草木

枯荣到文明的兴替沉浮，散文的触角已伸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与精神的每一重维度。

广大而幽微：散文写作的广度延展

大散文、跨文体写作、非虚构写作、新大众文艺等的兴起，共同推动了散文边界的拓展与审美精神的重塑：大散文以宏阔气度打破传统题材藩篱，跨文体写作以文体互渗消解形式与技法的壁垒，非虚构写作以“在场”与“求真”强化介入现实的能力，新大众文艺则以创作主体的下沉与扩容，使散文真正回归对广阔社会现实的深沉观照。

新时代散文不再局限于狭隘的个人天地，题材范畴不断拓展，审美襟怀趋于宏阔张扬，特别关注外部世界，注重思考和回应时代、社会、历史、生命等重大命题，从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乃至“无我”，完成了境界的跃升。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、人与自身这四重关系，构成新时代散文真实面对并深刻回应的基本命题。而散文家正是以个体经验为起点，在多重关系的交织与开掘中，抵达了更为辽远的精神旷野。

艾平的《天生草原》既是一部地方志式的草原生命史诗，也是生态散文的重要代表作。与既往草原书写不同，艾平以散文的审美视角重新诠释草原精神与文化，呈现出草原的博大、温柔与刚毅。她的审美姿态复杂而独特：一方面葆有草原原始的情感基因，以温润笔触追忆往事、讲述游牧文明；另一方面又立足当代，以理性目光审视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。这种情感与理性并重的双重视角，赋予作品既热爱又忧虑、既追忆又反思的深沉底色。艾平将草原视为一个持续生长的生命宇宙，万物相互包容、彼此关联，在生长与死亡的交替中演绎着草原的活力与丰饶，字里行间充盈着对众生万物的怜惜、尊重与深爱——这恰是当代社会日渐稀缺的情感质地。

傅菲的《人间珍贵》以一方水土为原点，在有限的地理版图内开掘出宏阔的审美世界，以“小地方”抵达“大境界”，赋予了地方写作以史诗般

的品格与气象。傅菲多年扎根岭南大地，将乡村内化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原乡。他的散文是典型的“大地叙事”“土地颂歌”——作者对大地、乡村与小人物怀有深沉的挚爱与悲悯，每一寸土地上的草木荣枯、人事代谢，在他笔下都获得了庄重的文学赋形。人与土地的血脉联结、人与时代的命运交错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隔阂，在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杨献平的《故乡慢慢明亮》将目光投向太行山褶皱深处的故乡，以近30年的持续书写，构建起独属于作者自己的“南太行文学地理”。书中，杨献平以个人亲历与社会调查交织的写作方式，将方圆不过50里的山区乡野，书写成一处承载着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文学疆域；以温润、宽厚、悲悯的情感基调，重新审视故乡的苦难、困顿与美好，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寻找心灵的安放，在渐行渐远的故土与不断靠近的精神家园之间完成“明亮”的抵达。

深刻而崇高：散文写作的深度拓掘

新时代散文不仅追求表现手法的创新，更追求审美的高度与思想的深度，彰显出介入现实、回应时代的文体自觉。在“历史化”的创作浪潮中，张锐锋的《古灵魂》堪称代表性作品。张锐锋以现代性的时空想象打破历史与当下的壁垒，穿梭于纷繁史实之中，过滤冗余，提炼出精练而富有张力的精神脉络。全书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，“我”化身王侯将相、市井百姓，数百位历史人物由此褪去典籍赋予的扁平符号，重塑丰满血肉——其欲望、挣扎与抉择，在纸页间获得真切可感的“情”之呈现。《古灵魂》并未止步于此，古人与古人的对话升华为古人与今人的精神共振，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紧密交织，“情”与“志”的交融最终抵达“灵魂”的哲学境界。

谢宗玉的《千年弦歌》以岳麓山为轴心，梳理儒释道三家思想，勾勒历代文人风骨与人文胜迹，铸就一部流动的湖湘文化史诗。作者以“史笔写诗心”的笔法，于史学考据与文学想象之间

寻求平衡，将史料典故化为个人化的精神勘探，执意探寻“史笔未及处”。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名字在作者笔下重获光泽。

彭程的《有所思》代表着当代散文本真性审美的回归。其写作从现实人生的“此地”出发，以直面和感悟的方式走向包罗万象的浩瀚世界。这种天地人心的碰撞与交融，恰是本真性伦理在文学实践中的生动体现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·泰勒认为，现代文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人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“自我理解”——聆听内心声音、忠实于自我，本真性理想并非自我沉溺，而是在与世界深度对话中确认自我、实现自我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追求的“无所待而游无穷”，则指向超越外物羁绊、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境界。泰勒与庄子，一西一中，皆主张不拘于己、不滞于物，在敞开对话与精神遨游中抵达生命的澄明。在社会高速发展、精神话题日益凸显的今天，《有所思》所提供的与自我、与世界相处的审美哲学，便显得尤为珍贵。

沉潜而厚重：散文写作的厚度积淀

散文的厚重，在于将写作的根须扎进生活的深处与社会的肌理之中。新时代散文的触角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与更幽微的生命处境延伸。散文家走进那些被传统叙事遗忘的角落，使文学不再是旁观者的采风，而是沉入生活深处的扎根。散文由此成为新大众文艺“在场写作”的重要文体。新大众文艺推动写作者走出书斋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袤的社会现场。写作者以真实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为素材，将笔触伸向那些真正有分量的生命经验。这种沉入大地深处的书写姿态，使散文获得了“沾泥土、带露珠、冒热气”的质感。

薛舒的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将目光转向“临终医院”——那里的每一位病人、家属、医生与护工，都成为她笔下鲜活的个体。从一个人的困境到一群人的处境，从一家人的挣扎到全社会的追问，作品实现了从“我”到“我们”的

视域拓展，完成了从一己关怀到普遍博爱的境界升华。全书以零距离、沉浸式的冷静笔触，通过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细节，纤毫毕现地记录失能老人走向生命终点的艰难历程，在微观空间中刻画出芸芸众生的真实命运，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对生命尊严的普遍观照，引发对老龄化时代特殊群体的深刻反思。

黄灯的《去家访：我的二本学生2》揭示出一个时代、一个群体的生活境遇。当散文惯于向内开掘、抒发个人情致时，黄灯选择向外走，耗时五年深入20多个学生的原生家庭。她坚持抵达现场，坚信进入学生成长的具体境遇，才能实现真正有分量的书写。正是这种“必须抵达”的执念，使她的文字更倾向于现实场景的真实记录，刻意回避散文擅长的主观抒情，进一步拓展了散文反映现实的能量与边界。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获奖与提名作品，在呈现新时代散文丰硕成果的同时，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散文写作本体问题的深层思考。跨文体写作已成普遍现象，散文与小说、非虚构等文体的边界日趋模糊——这种交融无疑拓展了散文的表现力，却也带来了文体特征消弭的隐忧。如何在保持文体活力的前提下，为“虚构”设定必要的边界，以维护文学写作的真实伦理与文体自觉，或许是亟待厘清的关键问题。虚构与想象本质上源于不同的创作机制：想象是对生活素材的提炼与重组，而虚构则涉及事实层面的人为创制，二者在不同文体中的运用尺度与伦理要求显然应当有所区分。此外，在AI写作与模式化生产渐成趋势的今天，散文语言——这一承载着写作者独特生命体验与审美个性的核心要素——如何保持其凝练、优美与不可替代的质感，同样成为不容回避的课题。在建构散文理论与推动实践创新的进程中，如何理解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的辩证关系，如何在不失文体本色的前提下开拓新的审美疆域，将作为散文创作与研究持续深入的时代命题，有待我们不断追问与回应。

（作者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）

文学理论评论：

批评的体温与边界的拓宽

□张志强

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理论评论奖，一直是文学界很有分量的参照标尺。今年7月15日，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名单公布：谢有顺、卓今、贺仲明、杨辉、傅逸尘5位学者，凭借各自专著拿下奖项；郝敬波、季进、许苗苗、翟业军、曾攀5位研究者的作品获得提名。

翻阅所有参评作品能明显察觉到，这4年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思路，已经悄然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化。研究者不再只盯着文本抠细节，照着西方理论概念阐释作品，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文学现场，尝试融合多学科知识，去解决创作者遇到的实际问题。这清晰地表明国内文学评论界扎根本土文学现实、带着真实问题做研究的意识越来越强。更多的学者放弃了只解读文本，不关心创作现场的书斋式研究，主动走入丰富多变的文学创作世界，把作品放进历史脉络、社会发展进程里综合考量。评判文学也不再只以精英审美为唯一标准，普通人写下的文字、基层创作者讲述的生活故事、大众的审美趣味等，都成了绕不开的考察对象。

本届获奖、提名作品中，现实生活、大众书写体验、理论探索与创新成为反复被提及的核心议题。这也构成了这届文学理论评论奖最鲜明的特色。

5部获奖专著，不约而同地关注当下文学发展中实实在在的难题，尝试构建贴合现实文艺创作的解读思路。傅逸尘留意到近些年书写革命历史的作品越来越多，发现了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现象，在此基础上提出“新红色经典”这一文学概念，完整梳理了红色题材故事在当下的全新表达路径。卓今把视线投向网络时代催生的大众创作浪潮，围绕普通人随手写下的文字、算法生成的文学内容展开剖析，不断追问数字时代的文学到底怎样划定边界。杨辉深挖社会主义文学积淀下的创作传统，考察当下的文学环境，重新发掘传统里的精神价值，为传统叙事素材如何适应当代写作提供了可行思路。这些研究不再只是等作品写完后做滞后复盘，而是走进创作一线，做到了评论和时代的同步。

在研究方法上，5部获奖著作也各有侧重，

互相补充，风格多元。谢有顺提出“文学与生命互证”的评论思路，把创作者本身的性格、内在精神力量纳入文学评判标准，反思如今学术研究过度讲究技术、细分学科，反倒让评论失去真情实感的问题。傅逸尘摸索出一套融合史料整理、文本细读、宏观理论建构的研究方式，立足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开阔视角，拓宽了红色文学的解读维度。卓今贴合数字时代的创作现状，创立了“算法诗学”等完整分析体系。这些研究方法上的创新，说明国内文学理论不再只满足于解释已经出现的文学现象，而是慢慢走向建构自主理论体系的新阶段。

5部著作的文字表达，也都带着研究者独有的个性风格。谢有顺的文字厚重又柔软，理性分析里总能读出对普通人、创作者的共情；贺仲明行文流畅克制，依托历史视角，剖析乡村现实隐藏着困境；杨辉以“总体性”的视野，打通传统与现代文论的通道；傅逸尘逻辑条理清晰，理论框架完整，文字中保有细腻的语感；卓今在学术严谨度和通俗易懂之间找到平衡。从多样且有质感的文字表达中，也能看出当代文学评论正在走出狭小的学术视野。

从200多份参评材料里脱颖而出的5部专著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核心问题：中国的文学理论评论，该如何从单纯解读本土文学作品，走向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完整文论体系。

谢有顺的《文学的深意》是他沉淀30年的内心记录。他思索的问题是：如果文学评论丢掉了温度，文学本身还能剩下什么？这部获奖作品分为“文学的召唤”“个体的凝视”“小说的目光”“批评的伦理”四个篇章，细读莫言、韩少功、阿来、李洱、东西等作家作品，梳理出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样貌，从中提炼出当代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与核心内涵。谢有顺认为，文学写作最终的落脚点，永远是体察人的生存状态。只有把普通人真实的生命体验放在文本解读的首位，文字才能摆脱虚假、刻意的修饰。他不认可剥离真实情绪、堆满专业理论的技术化评论，主张评判作品要考量创作者本身的人格与精神世界。在他眼里，文学创作

的终极使命，是塑造完整鲜活的人格，帮助人完成内心的成长与蜕变。如今学科划分越来越细，各类考察材料堆积如山，反倒慢慢消磨掉了评论家最珍贵的直观感受与共情能力。这种对评论本身价值的深度反思，让他的研究始终带着温热的人心温度。

卓今《劳者歌其事：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》，体现了本届评奖包容数字新文艺的开阔眼光。网络小说、普通人的短视频故事、外卖骑手、小摊贩等劳动者随手写下的生活随笔，不断打破人们对传统文学的固有认知。卓今由此追问：当写作者不全是那些专职作家，而只是借文字抒发内心感受的普通劳动者时，我们对文学的定义、文学涵盖的范围，是不是该重新调整？她的著作分层展开论述。第一部分梳理大众文艺发展的脉络，把2014年视为普通人规模化创作的关键年份，同时向上追溯至1942年延安文艺扎根民间、服务普通群众的精神源头。第二部分“算法诗学篇”聚焦数字媒介带来的研究新方向，深化了涵盖AI写作、容纳各类民间自发写作的“大文学观”理论。这本书能够获奖，也印证主流文学界正在接纳数字环境下诞生的各类新兴文艺，文学评判的评判标准，也跟着现实创作完成了拓展更新。

贺仲明的《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》用多重视角重新解读本土文学。全书分为两大部分：一方面探索古代文论现代化的可行道路，结合大量作家作品细致解读，挖掘文字背后的思想脉络；另一方面针对乡土文学如何突破、长久保持活力，给出了适应创作实际的可行思路。贺仲明习惯于把作家个体放进传统文脉、社会转型双重视角里进行综合审视，因此，他在这部作品中完整梳理了百年乡土文学审美风格的演变过程，同时透过各类乡土书写，分析了城镇化浪潮之下乡村社会内在的精神变化。其研究思路扎根本土传统审美，顺着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展开，也为搭建有自主话语权的中国评论体系，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范本。

杨辉的《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》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里的“总体性”概念，将

其放到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历程、古典文学理论两套体系中对照分析。全书提出的思考是，新时代文学创作怎样既守住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传统，又合理吸收传统文学优质的审美养分？作者重读柳青、陈彦等作家作品，分析作品中的奋斗叙事、时代人物的塑造、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方式，提出解读20世纪文学传统与当代创作传承关系的分析思路。

傅逸尘的《“新红色经典”论》，以“人民史诗”为核心，提出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“新红色经典”两组概念。进入新时代后，革命历史成为作家持续挖掘的创作素材，不同年龄段的创作者结合人民史诗的创作观念，立足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广阔视角，创作了大量优质的红色题材作品，这被作者概括为“革命历史再叙事”。作者同时明确“新红色经典”包含五层全新内涵：创作所处时代环境新、承载人民史诗的文体内核新、看待历史的立场观念新、文学叙事使用的表达手法新、参与创作的作者群体新。

除5部获奖专著之外，5部提名作品也从不同维度拓宽了当下文学理论评论的研究边界，形成了兼顾传统与现代、精英审美与大众书写、本土经验与全球视野、纸质文字与数字新媒体的完整研究版图。郝敬波《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研究》专注本土文论自主创新，和杨辉、傅逸尘的研究互为补充；季进《世界中的当代文学》站在比较文学视角探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世界价值，和贺仲明深耕本土文脉的研究形成内外对照；许苗苗《网络文学：互动性、想象力与新媒介中国经验》对网络文学的考察，和卓今围绕大众文艺的研究形成互补；翟业军《阐释之门》从阐释学研究方法切入，曾攀《未拆封的隐喻——当代中国文学前论题》聚焦文学内在精神，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文学精神重构的研究路径。

梳理2022至2025年所有参评作品不难发现，国内文学理论评论正依托多元研究实践持续更新迭代。新时代文学已经成为学界重点钻研的方向，研究者不再只停留在表层概念辨析，而是把这个范畴当作融合创作实践、研究方法的综合

考察对象。研究者的文化自主意识越来越强，扎根国内文艺一线积累的真实研究经验，正在支撑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。

数字媒介催生的新大众文艺，也迎来研究热潮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。一线创作者的实践和学界理论解读，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。文学理论评论写作发生着内在转变，文字重新找回共情与温度，重建理论评论该有的价值底线，已经成为研究者的普遍共识。研究覆盖的范围还在不断拓宽，网络文学、短视频等新媒体文艺形态，都成了重点研究对象。研究手段也变得更加包容多元。传统文献整理、精微的文本细读依旧是基础，思想史、社会学、媒介研究等跨学科思路不断融入，让文学评论的观察视角变得更加立体饱满。

近年来，文学理论评论界还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与新思潮。对“素人写作”的讨论，引发了对传统文学边界定义的思考。对“新女性写作”“新东北文学”“新北京作家群”“新南方写作”“新海洋文学”等议题的研究，打开了通往世界性的开阔视野，“城市地理”与“文学‘县’场”等概念也随之进入批评范畴。更具国际视野的是，“全球南方”成为文学界密切关注的话题，推动着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下的文学对话。此外，中文大语言模型的出现，也成为近年文学研究的驱动力。文学的“数字人文”批评已经从初期的工具应用发展到了人—机具身交互协同合作的新阶段，“具身经验”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概念。

但客观来看，当下文学理论评论依旧存在不少短板。一些研究选题、论证思路高度雷同，同质化问题依然十分突出。针对AI写作、短视频叙事这类新兴文艺形式的分析，大多只停留在表面现象描述，缺少有深度、有创见的理论深挖。还有不少行业综述只单纯罗列推介各类作品，缺少客观、辩证的反思与评判。更深层的不足体现在原创性理论建构、标识性概念创立、引导性命题提炼的薄弱，缺乏跨文化比较和对话的深度与广度，学术创新的视野和路径亟待突破。

（作者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）